

与子同袍

■章熙建

遼雋永的意蕴。于是，这篇传诵千年的军旅名作就那么鲜亮铿锵地种在了我心头。

作为一首四言体抒情诗，《诗经·秦风·无衣》的创作者从士卒的角度出发，通过出征之际面临“无衣”的窘困开篇，以反问的笔法提出问题，继而给出斩钉截铁的回答：以“与子同仇”抒发同仇敌忾的意志，以“与子偕行”彰显团结互助的决心，以“与子偕行”张扬并肩战斗的勇气。通篇诗言矫健爽朗，句句铮铮如铁，重章叠唱层层递进，烘托意境盘桓上升，迸发出荡气回肠、绕梁三匝的艺术感染力。

尽管军旅诗词宝库丰繁奇崛，我却对这首慷慨激昂的出征曲情有独钟，每一次朗诵或默读都不禁为之深深震撼。没想到步入军营仅数月，竟然就意外地亲身体验了这种感受，而且由此缔结了一段与英雄的不凡情缘。

那是修靶台的几天后，团里选调优秀战士赴前线。我的班长以4年班长的履历，外加连续三届团“射击能手”的优异表现，毫无悬念地入选。

出征前夜，老班长最后一次组织召开班务会。会间，看他仍然恪守着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习惯，丝毫不见即将离开连队、奔赴前线的痕迹。我不禁暗暗佩服他的定力，相处两个月间的那些难忘时刻，瞬间浮现在脑海——

年前，腊月廿八的清晨，我们这批新兵完成基础训练后，分配下连。卡车载着我们颠簸两个多小时终于到达营部。营长宣读分班命令后，脸庞黝黑的侦察排无线班班长走到我面前，接过我的包便带我径直往班排宿舍走。那一刻，或许是感觉到摊上了一个“冷峻”的班长，我心中陡然生出难以言表的忐忑与失落。

然而，这缕情绪仅在我心里盘旋数小时，很快就被感动所取代。

当夜，大雪突降，一阵阵凌厉的海风从排房之间呼啸穿过，水杉树的枝丫被刮得“吱嘎”作响。我的床铺挨着靠北的窗户，雪粒敲击玻璃的沙声响令人感到寒意倍增。半夜，我迷迷糊糊地感觉到床头有窸窣窸窣的声响，微微睁眼，发现老班长正趴在密封不严的窗户外，动作轻轻地往缝隙中填塞报纸叠成的纸带。之后，他又将自己的军大衣盖在我的被子上。那一刻，泪水无声地涌

出我的眼眶，不是因为想家，而是被一种似兄长又像父亲般的关怀与温暖所感动。

呵，那不啻为一种“与子同袍”的真情诠释啊！

时隔不久，刚下连的新兵们参加夜间巡逻。那天凌晨3点多，老班长带着顶着凛冽寒风第一次登上海堤。清冷月色下的海堤宛如苍龙静卧，披上雪装的芦苇从光影婆娑，途中隐约看到几座隐于树林中的国防工事。老班长总是言简意赅地低声指点一句，似乎惜字如金，绝不多说一个字。

拐过一个弯道口时，前方突然传来“哗啦啦”的响声。就在我惊得一激灵的瞬间，班长猛地拽着我匍匐卧倒在雪地上，并迅速出枪观察。原来，是两只野雉扑棱着翅膀疾飞而过，可班长仍旧按着我一动不动，直趴了10多分钟才起身。

继续踏上巡逻路。大概是刚才雪地中挨冻的缘故，我手脚禁不住有些哆嗦打颤，没想到这黑暗中的细节竟也没逃过班长的眼睛。他抓起一把雪在我手上使劲地搓了起来。我愣愣地看着老班长，感觉一股灼热能量霎时如电流般传遍了周身。

之后蜿蜒漫长的巡逻路上，我心头一直在咀嚼着那句古诗：“与子同泽……与子偕作”，一缕热流奔涌心间，脚下也仿佛增添了无穷力量……

正沉浸于思绪飞驰间，一串“笃笃笃”声突然把我惊醒，是班长用手指关节敲着桌面提示我发言。我霍地站起来，朗声说：“班长，我要送你一首出征诗！”

老班长紧绷的脸上很意外地绽出一丝笑容，说：“你是小秀才，要得！”

这晚，受到班长笑容的鼓励，我趴在床上用信纸工工整整地誊写了《诗经·秦风·无衣》，然后折成小方块塞在一双新布鞋里。因为会前班长对我说，给我穿的那双棉鞋就留给我了，理由是南方暖和用不上，而我这天正巧收到母亲寄来的两双手工纳制的布鞋。想到我俩的鞋是同一尺码，便打定主意回送给他一双新鞋。

夜里10点，班长最后一次带我巡逻海堤。进入海堤岗亭时，我从挎包里取出布鞋递给班长说：“去前线，爬山很费鞋，我母亲寄来两双布鞋，你带一双

去。”

班长抽出鞋里的信纸展开，借着马灯微弱的亮光看了许久，又默默叠好装进了紧贴胸口的军装口袋里。那一刻，班长静静地看了我许久。我不知道那一瞬，只有高小文化的他是否读懂了古诗里的意蕴，但他显然已被流淌于字面的慷慨激昂所感染，眼波中闪烁着亮光，其中还仿佛有一种“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

第二天一早，老班长披挂水壶、挎包登上了卡车，侦察排整齐列队欢送。汽车开动的一霎，素来冷峻的老班长蓦然回首，眼窝里流露出浓浓的眷恋。

那时，我还是新兵，明知参战的“硬杠杠”是服役3年以上，但我仍激情澎湃地跟在老兵们后面写血书、递申请，每天都在期盼那一纸召唤的到来。然而，望眼欲穿的命令没有到来，等来的却是老班长牺牲的噩耗。

那是班长出征3个月后的周日清晨，我们从当时的军区报纸上读到了记叙老班长壮烈牺牲的战地通讯。那天中午，侦察排自开了一场小型追思会。注视着战友赶画的老班长半身肖像，一种咫尺天涯的悲痛霎时涌上我的心头。

老班长牺牲得英勇悲壮。就在他所在的尖刀连逼近山顶不足50米时，已经被火炮摧毁的敌军阵地上，突然响起重机枪的猛烈射击声，奋勇冲锋的战士们相继中弹倒下。千钧一发之际，右胳膊中弹的老班长，纵身跃到岩崖的背后，毫不犹豫地枪托由右肩移至左肩，以左眼瞄准，快速出枪，连发速射，敌军机枪手应声倒下。但几乎是同一瞬间，两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班长的胸膛……

全排集体敬礼后，每个战士轮流对老班长说一句话。轮到对我时，我已泪流满面，打好的腹稿全忘得无影无踪。那一瞬，自打老班长出征后就一直盘旋于心的军旅诗，竟然脱口而出：“班长，与子同裳，与子偕行！”

这声音穿越数十年，至今仍清晰地回响在我的脑海里。因为那篇战地通讯中有一段话，深深地刻进我心中：“英雄战士穿着一双崭新的布鞋冲锋陷阵，他怀揣战友的嘱托与激励，迎着密集的弹雨绽放了生命光华……”

| 阅 图 |

砥砺前行功

■摄影 李 硕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陆军某部官兵在野外陌生地域组织战术协同训练的场景。作者采用小光圈、低速快门的拍摄手法，定格了战术小组协同追击的瞬间，生动展现了官兵刻苦训练、向战而行的风采。

(点评:杜 涵)



冰雪运动暖西陲

■刘德双

2022年，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赛场上，那种青春与梦想的激荡，速度与激情的碰撞，让战士们看得热血沸腾。有着滑雪基础的班长杨铭彪向领导提议：连队最不缺的就是冰雪，我们何不利用环境资源，业余时间开展冰雪运动？

上级领导支持了他的想法。他们因陋就简，将营区内的一段陡坡稍加改造，变成了天然滑雪场。杨铭彪利用自己的滑雪特长，先带出了一批滑雪“教员”，而

后又以点带面，教会了全连官兵。

如今，每到冬日周末，大家三五结伴，在滑雪场上尽情享受冰雪运动带来的快乐。为增强参与性、趣味性，连队还组织了滑雪比赛。“滑雪让我感受到了西陲冬日的活力与温暖。我越来越喜欢这里了。”赛后，下士张文康有感而发。

这两年，张文康亲身感受到了连队冰雪运动的开展。去年冬天，雪地足球受到连队官兵青睐。入伍前，张文康就是学校

足球队的主力，但雪地足球带给他的是不一样的挑战和惊喜。冰雪场地更滑，队员不但要控制好脚下的足球，还要时刻注意保持身体平衡，避免滑倒。一场比赛下来，队员们的运动量不亚于跑2个武装3公里。身体是疲惫的，心情却是舒畅的，大家的身体素质在运动中得到加强。

又是一年新兵至。新兵王鹏程初来边防连，有点不适应这里的环境。张文康察觉到王鹏程的思想波动，于是利用周末，教他滑雪和冰壶运动的技巧。张文康想，自己初来时也是思乡情绪浓，如果能让新同志尽快融入连队的生活，那他们也会像自己一样喜欢上这里。果然，在他的带动下，王鹏程逐渐适应了连队的生活。

在连队组织的冰壶比赛中，新战友们赛得酣畅淋漓，赛场上不时爆发出阵阵欢呼声。冰雪运动，为冬日的西北边陲增添了欢声笑语和青春活力。

阅读时光

陈璞平创作的长篇纪实抗战文学作品《最后一战》(青岛出版社)，以抗日战争中的“禹城大战”为引子，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叫“四子”的少年，出身武术世家，身怀绝技，尤其擅长使用短刀。他救下一个东北流亡学生白雪，后来彼此结下深情厚谊。全国抗战爆发后，日本鬼子攻陷山东禹城，鬼子军官小野残忍杀害了坚贞不屈的白雪。“四子”得知详情后，发誓要为白雪报仇，于是上演一幕幕追杀仇敌的大剧，并在抗战中成长为一名机智勇敢的八路军战士。在与鬼子军官小野的最后一战中，“四子”殊死搏斗，最终报仇雪恨。作者的笔墨中渗透着鲁西北汉子的血性阳刚，张扬着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浴血杀敌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一部歌颂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作品。

作品中所谓的“最后一战”是指1945年底，八路军在山东禹城全歼一支拒不投降的日军的“禹城大战”。但无论是主题立意，还是谋篇布局都远远超出了“最后一战”的时空界限。作者把“最后一战”所蕴含的意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共产党对全民抗战的领导紧密联系起来，放大了作品的格局。作者把主题确定为“勿忘血腥历史，勿忘民族苦难，勿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抗战的艰苦卓绝”，使作品拥有了雄浑壮阔的底色、勇毅前行的本色和启示未来的亮色。

作品虽以“最后一战”为题，描绘的却是一幅波澜壮阔的鲁西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全景图。作者通过有史可查的大小小近百次战斗，让读者从鲁西北军民抗战的“近景”透视中华民族抗战的“全景”。

作品以“一魂”统“全局”。这个“魂”就是中国共产党。作品把中共中央的声音和各级党委领导乃至一个基层党员的形象，都烙刻在鲁西北抗日斗争的不同场景中。主人公“四子”的每一点进步，无不与于曼青、王克寇等身边的共产党员息息相关。这个“魂”，使读者更加真切地领悟到，中国共产党才是领导全民抗战的中流砥柱。

作品以“一人”带“全场”。读者从主人公“四子”经历的爷爷、大哥、白雪、王克寇等一个个鲜活生命的消逝、亲历的一次次血腥战斗中，看到了中华儿女那份坚韧和顽强，看到了民族大义面前挺立的英雄群像。

作品以“一物”活“全幕”。作品中的这个“物”，就是那把让“四子”风采尽展、让侵略者魂飞魄散的“宝刀”。作品以“宝刀”开篇，以“宝刀”插入仇人胸腔终篇，中间经历了习刀、试刀、赠刀、失刀、夺刀、藏刀等一系列曲折过程。每个环节都扣人心弦，牵动读者的心，带活了整幕大戏。

在对战争场景的刻画上，作者通过各种姿态、动作、声音的描述，再现了战场上那种你死我活、竭力厮杀的瞬间，让读者内心久久无法平静。在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作者通过对话、心理描写等多种方式塑造典型人物形象，令人过目不忘。比如写“四子”看到地主家少爷欺负民女，便“眉毛拧到了一起，一张脸憋成

一曲气贯长虹的抗战壮歌

■刘宝良

酱紫色”；与部队失联多时，遇到老首长王克寇，“顿时眼圈一红，像个遭受委屈的孩子见到爹娘，张开大嘴‘哇哇’哭了起来”，一个重情重义、有血有肉的主人公形象跃然纸上。

作者以史为脉，广征博引历史资料，最大限度地体现纪实性，是作品显著的创作特色。创作之初，作者收集了众多史料，写了百万字的采访笔记，仅书中列出的主要参考文献就有近百种。书中所写到的10多次规模较大的战斗和重大事件，大都采用了当事人的口述回忆，涉及鲁西北抗战各级领导干部、指战员、战斗英雄等近千人，还插配了一些历史照片，从而增添了作品的真实性和历史底蕴。

没有哪一场战争像抗日战争这样，让中国人民如此刻骨铭心；没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让广大人民群众如此信赖敬仰；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在家仇国恨面前如此坚忍顽强！这是读完这部作品后的深切感触。

艺术展现硬骨雄风

■徐金鑫

七彩风

第74集团军某旅“硬骨头六连”，是一支拥有厚重历史、战功赫赫的英雄连队。

我创作的油画《我们从硝烟中走来》就取材于六连官兵。这幅作品高2米、宽6米。在刻画手法上，我采取三角形构图，以写实主义手法塑造了连队近年涌现出来的优秀官兵代表。

暖色，经常是大型历史题材创作的主色调。它不仅代表胜利，更象征希望。在这幅作品中，我选用黄色和红色为主的暖色进行铺垫，画中7名身着迷彩服的官兵手握武器，眼神坚毅，全力向前冲锋。他们在地面战车和空中战机的掩护下，冒着炮火硝烟，迅速攻占前方阵地。创作中，我将主要人物进行了前后虚实处理，突出主次关系，力求展现出官兵英勇无畏的战斗作风。

为表现六连的历史，我在油画背景近三分之一的画面中，情景再现了六连从抗战初建、浴血西北、剿匪入朝到强军

新征程的历史沿革。

“戎马鸣兮金鼓震，壮士激兮忘身命”。多年来，六连以“压倒一切敌人的狠劲、百折不挠的韧劲、坚持到底的后劲”和“战备思想硬、战斗作风硬、军事技术硬、军政纪律硬”的“硬骨头精神”教育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官兵。

创作之初，我来到六连采风，跟连队官兵一同训练、生活了两个月，与战友们结下深厚情谊。在连队荣誉室，战友们给我介绍了六连从创建之初到各个历史时期的战斗历程，让我深受触动。我还看到一组珍贵的老邮票，那是1978年8月1日发行的“向硬骨头六连学习”特种邮票，全套三枚。邮票以“发扬革命传统，苦练杀敌本领”作为图案内容。邮票的绘画内容让我心潮澎湃，也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在和连队战友们交流后，我将最终将油画的主题确定为“我们从硝烟中走来”，希望通过这幅作品，艺术展现“硬骨头六连”的战斗历程和新时代革命军人昂扬的精神风貌。

下图：我们从硝烟中走来(油画)。徐金鑫作



活力军营

冬日的西北边陲，寒风呼啸。

位于巴尔鲁克山脚下的新疆军区某边防连，受地理位置影响，每年的冰雪季长达半年之久。为了丰富官兵的业余生活，给这漫长的冰雪季增添一抹亮色，近年来，连队因地制宜开展了冰雪运动。